

## 周末人物

童年重庆、少年南京,孟非曾是游走于社会底层的临时工;他从摄像、记者、编导、制片人等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。四十年人生坎坷,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。那个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光头主持,在很多人眼中已成为传奇人物。他在节目中的主持、掌控和调度,无懈可击;他永远冷静自持、睿智洞明,于自己的人生而言,他就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。



## 孟非：清醒的旁观者

有人说,孟非是《非诚勿扰》的灵魂,但他却定义自己“只是流水线上最后环节的那个操作工”。在《非诚勿扰》的舞台上,人们认识了一个能够坦然出世入世的光头主持,也见识了他那信手拈来的诙谐幽默。孟非不愿意做公众偶像,他说,如果大家觉得他还可以,挺不错,那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。

## “夸孟非挺不错的,对我而言就挺奢侈了”

“以前采访过我的人对我不好的评价是说,老是装得那么冷静,有意思吗?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要显得太过主观地判断一件事情,但是能不能做到,这个很难说,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主观的东西,我想不管评价事物还是评

价自己,都尽可能地弄得客观一点。这基于对我自己的认识。”

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,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?没有什么不同,直到今天也是这样。如果有人觉得你是什么偶像之类的,你真的也这么认

为的话,挺可怕的。”

“到网上看看,随便你说什么,你说我吃了一顿鱼翅,保准几千人骂你;你说我吃了一碗粉丝很好吃,还是有一帮人骂你。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心态我不知道,但这是一种现实,只要你说观点,无论什么观点一定有人

骂你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多元的声音是一种进步,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为什么选择骂人这种方式,不能好好说话吗?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,要人人都能说孟非这个人还可以,挺不错的,就是挺奢侈的一件事情了。”

在孟非的书《随遇而安》里看不到传记中常见的光彩片段或精彩的爱情故事,看到的只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小屁孩儿,逐渐成长为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大男人的简单故事。他说,没到作传的年纪,也没有作传的资本,随遇而安是他给出的唯一答案。从容淡定地面对命运的安排,顺境逆境中都努力活得很好,怀着宽容感恩的心对待一切,这才是真实的孟非。

## “我永远都是小心翼翼那种人”

“我的书没有励志这种东西,指望从我的书中获得某种力量,最好别去看,三十多块钱干点别的挺好的。”

“我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那种人。我对每一个阶段都挺珍惜的,我认为自己得到的一切东西,都不是天然应该享受的,都是来之不易的。包括那

时在印刷厂当工人,很多人觉得好像特别悲摧,我不觉得,那毕竟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工厂,还有比不上这个的。我在印刷厂印报纸的时候,从礼拜二晚上到礼拜四早上,报纸翻来覆去连中缝都看,纯粹打发时间。那会儿我想的是,能不能争取在厂里有指标的时候,表

现好,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。那会儿有编制和没编制社会地位差好大一块。”

“所以我们享有的一切东西都挺不易的,包括今天的《非诚勿扰》和全国挺红的主持人、知名度、影响力什么的,是不是在主持人队伍中你比别人更厉害,你比别人更有水平,谁都不如

你,就是最强,是这样吗?一定不是。每个人所谓的成功,或者你获得的某种东西,都带有偶然性,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,就该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对待生活,对待所有的一切,而不是想我还可以得到更多。当然了,有这种想法也许会争取到更大的成功,但我习惯于像我这样想。”

孟非不愿意别人称其博学,他读书生冷不忌,并不在意阅读的内容够不够主流,或者高不高雅。或许正因为他的“通俗”,《非诚勿扰》才吸引了大批观众。乐嘉语言犀利,常给人性来个刨根问底;而孟非则常用恰如其分的幽默掌控全局。有人说,两个光头的唇枪舌剑将在以后的舞台上愈演愈烈。

## “说我很博学,绝对是个误会”

“我和乐嘉的微博互不关注,可能是过于熟悉的原因。他刷屏太快,他说的东西一个晚上刷很多,我来不及看,和乐嘉类似的关系好的我想取消的也有。王健翔和我关系很好,前几天还在一块喝酒,我跟他讲,我让你

抽一个耳光,然后把你取消了吧,他经常跟人家吵架,一吵架翻好多篇。(陈好博)跟我关系也很好,我也跟他说过类似的话,这个不说明什么。”

“说我很博学,我负责任地告诉你那绝对是一个误会。所谓

的博学、漂亮、善良这些概念你分跟谁比?我跟有些人比,真的很博学,我和有些人比就是一个小学生,相当于文盲,完全有可能的。我挺喜欢毕飞宇的书,他的《平原》、《玉米》我都看过。我前一段时间几

个月前,刚刚看过。说以前看过什么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前不久一个朋友问我,你怎么会想到也出一本书?我当时就有一种被人捉奸在床的感觉,我说喜欢,很丢脸吗?有什么不可以吗?”

大部分人都想做最真实的自己,这一点孟非做到了。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最普通的人,没有高屋建瓴,没有空洞说教,没有张狂批判,和他说话,就像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听朋友讲故事般惬意。孟非说,他不愿意争第一,更不愿意去迎合这个时代。他有着四十不惑的坦然和洞明,他只想做好自己,在谢幕之时,将结果交予观众。

## “别把自己当神仙供起来,特别蠢”

“著名主持人?不知道,最高的排名我估计也不会到第二。我做新闻的时候也不是排第一。话说回来了,干吗非要排第一呢?做第一好辛苦的。虽然我没有做过,但我听别人说做第一很辛苦。我觉得所有的结果里都有很多偶然性,你非要强求某种结果的时候,一定好不了,所以以后做任何节目,我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期待。我现在离退休还有一些年,在我今后做的节目当中,我都好好做,尽力就可以了,至于结果,就交给观众。”

“谁都会有谢幕那一天,我以哪种方式结束?现在不好说。一般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更好,一种是不如现在好,那得试了才知道,最好别试,这是我的饭碗,

我不干这个干什么?我的目标是做好一个主持人。从目前观众的反映看,我觉得还可以,可能有点自以为是啊。”

“在《非诚勿扰》的舞台上,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,到我说出想法时,我会说出我的想法,虽然说得不多。我从来不试图说服任何人,你不必听我的,不必认同我的,我说完就可以了,你也可以表达你的,但是我不辩论,你要觉得我对,同意就好了;不同意你也别跟我辩论,你坚持你的。这个挺正常的,别把自己当神仙供起来,特别蠢。谁不是普通人?我成不了谁,我谁也成不了。”

■ 本报联合搜狐视频先锋人物报道

